

旧京，旧京

范若丁 著

旧京，旧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旧京, 旧京 / 范若丁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9.1

ISBN 978-7-5057-4524-7

I. ①旧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5045号

书名	旧京, 旧京
作者	范若丁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0×1230毫米 32开 12.5印张 290千字
版次	2019年3月第1版
印次	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524-7
定价	58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74009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	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	
电话	(010) 59799930-601

旧京，旧京

目录

老 街	001
家 事	007
影子马	009
公馆女主人	018
烟外婆	031
落考的大哥	043
大姨老师	063
马 嫂	075

旧京，旧京

街 坊	085
甘裁缝和杂货老八	087
老噪婆	110
夫子与牧师	120
故 旧	135
光复楼老板	137
明星姨	159
失意将军	169
雅士姬参议	189
友 伴	207
小哥与“火猴”	209

旧京，旧京

同 桌	228
表 姐	245
战场观察家	291
金子谢幕	304
空门楼.....	319
三少爷的浪漫抉择	321
革命狂欢	332
残 园	375
初版后记	381
再版说明	383

老 街

正午，我来到这条街上。在一个杨花似雪的季节，这里没有杨花，也没有过去的风沙，风沙正吹在我的记忆中。

这条街太苍老了。它显得比我还要苍老。

五十几年过去了，它确实是苍老了，苍老得令我几乎认不出它来。

五十多年对它说来可能不算什么，它可能已经过无数个五十多年了。在它残破的皱褶里，留下了无数个五十多年风霜雕琢的痕迹；但对我说来，五十多年几乎是一个生命的整部历史。

我从一个叫“州桥”的地方，辨识出一个狭窄灰暗、被岁月尘封的街口。

它在州桥旁边，而如今我的双脚正站在州桥上，但这里并没有桥。

说到底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桥，没有河，只有一个地名，据最新出版的报纸说，这里还有一些被考古学家刚发现的“遗存”。

许多年以前，这里确曾有过一座桥——一座很有名气的桥。

许许多多的人在桥上来来往往地走过，或者站立桥头看看京城的繁华，听听漕船的桨橹。“两岸夹歌楼，明月光相射”，这座桥是这座城池的盛景之一，也记述了这座城池的兴衰嬗变。

我当然没有见过这座桥。五十多年前，这里原是一条马路，每逢我从这里走过，感觉却是走在桥上，桥的一边是现实，桥的那边则是被称作历史的人与物。

这座旧京，曾经繁华过，神圣过，喧嚣过，也多次沉沦过。那是名副其实的沉沦，在无数次战火与黄水中沉沦。

在灰烬与泥沙中，我依稀听到过不安分的夷门小吏侯嬴，坐在信陵君赶的马车上招摇过市的车轮声；孟子与梁惠王的对答声；刘武梁园宴客的唱和声；隋堤烟柳下纤夫的呻吟声……

在灰烬与泥沙中，我朦胧看到了下令大开九门，不设一兵，祈神御敌，却在道坛上被他的“首都市市长”缚与金兀术的宋徽宗；决开黄河欲淹李自成兵马不成而淹毙数十万市民的明福王；因查禁鸦片、抗击英寇而被加以“误国病民，办理不善”罪名发配伊犁，中途奉旨修复黄河决口工程的林则徐；当然，还有在黄河两岸与日寇搏杀的千百万英雄好汉……

风烟飘过，给我留下的只有五十多年前的记忆。

不能说这座城市没有变化，但我所要寻找的那条街——小油坊街，却像一块化石，沉积在岁月的尘土中，埋藏在不知哪个角落了。

从州桥向南走一百步，到了一个街口。若不是路侧粉蚀的砖墙上挂着的那块锈迹斑驳的街牌，我怎么也认不出这条街来。依然是一条土路，但路面上的一层砂石已经剥落而去，布满凹凸不平的黑泥与水洼；不少老门楼仍在，但已被残断的红砖或杂物所堵塞，失去大门的功能，成了住室或小店；老门楼里挤满了低矮而杂乱的小屋，看不到一个庭院；临街残留着一些防震棚一般的

肮脏的临建物，它是那样的难看，使你想不出它的用处，仿佛只是为占据一点路面罢了；荒凉的黑瓦顶上，摇晃着散乱的瓦松，瓦松间突然露出几块机制红瓦，像给一件件破衣打上的一个个补丁。灰暗，即使满街阳光，街道两旁也是一片灰暗，并且只有这一种色调；在没有风的天气，到处是一片灰尘。

这条街真正是太苍老了。

我由东而西，沿街而行。奇怪的是，在这条只是慢慢苍老而没有新奇变化的街上，在这条我最熟悉的、记忆中千万次走过的街上，找不到我过去的住所，找不到我的庭院，找不到我刻有印记的老门楼。

我一直走到街西口靠近包府坑的地方，这里有座小庙。令人纳闷的是，在这条没有一座新建筑的街上，唯独这座小庙是新建的。从粉白的墙壁和青灰色的砖瓦上看，这座庙大约刚刚完工。这座庙有三间坐西向东的正房和南北各两间厢房，一个小院，一个黑漆院门，院中光秃秃的，没有一棵树木。

过去，这里就有一座小庙，是土地庙，但也设有别的神位，敬奉街上人认为需要敬奉的其他神灵。

我走进这座散发着石灰气味的新庙，正房迎门设了一张黑漆供桌，神坛上有一尊五颜六色的神胎，这神胎也是新塑的，有的地方的颜料尚未干透，显出不匀称的渍痕。供桌旁搁一张粗糙宽大的长板凳，一头略高的斜面上布满斧凿留下的疤印，显然，这是哪个在此干过活的木工尚未搬走的木工凳。一老一少两个人坐在长凳上，老者靠近供桌，微闭双目养神，但一只玻璃球样的眼珠总是半睁着。他身躯臃肿，像一个巨大的肉团压在吱吱作响的木凳上。少者坐在老者身边，年龄大约只有十多岁的样子，身材单薄，面色微黑，却有几分秀气。

我跨进房门时，那个肥胖的老头不知是无力抬起肥大的眼泡

还是已经睡着，没有睁一下眼睛；只有那少年看了看我。

我问：“这是什么神？”

老人不语，不动，少年看了老人一眼，答道：“土地爷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我用下巴指了指又似睡去的老人，问那少年。

“你问他。”少年笑笑。

我走前两步，把脸凑近老人问：“您是这里的庙祝吧？”

老人微微摇摇头，硕大而木然的脸盘上，隐隐荡起一层难以觉察的笑纹。忽然，我看到挤在他颊下赘肉中的一颗深青色的瘰子，向上跳了几跳，瘰子上的几根淡黄色的长毛，颤抖着。

我不觉一惊，联想起年代久远的一个人。“您是车老板？”

老人又摇了摇头。

“那您是谁？”我惊疑地直视着他。

老人恼怒了，“我是这里的土地——土地爷！”

我忍俊不禁地笑起来，“土地爷不是在供桌上吗？”

“废话！你就说有什么事吧。”

“土地爷，这庙是新盖的吧？”我为了缓和土地爷对我的不满，便讨好地问。

“这里除了那尊滴漏，全是新的。”他指指左边一个铜制的庞然大物，“大炼钢铁那年，它自己沉到包府坑里，破‘四旧’那年，它又沉了下去，所以这庙里的东西，只有它逃过了劫难。”

“这就是打更人计时用的更漏吧？”我仔细听听“滴滴答答”的滴水声。

“它是日子！”

“土地爷，我想问问很早以前，在这条街上住过的一户人家和他们的街坊。”

“我早知道，你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”土地不无得意地哼哼着，推推坐在他身边的少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转向少年。

“我是你！”

这回答令我又惊又气又好笑。我眯起眼，不无挑衅地将面前的少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。

这少年面颊瘦削，高鼻子，一双不大的眼睛罩着一层迷蒙的光彩，像是藏着一个梦；他穿件浅咖啡色厚咔叽束袖大翻领青年装，草绿色丝哗叽灯笼裤，茶色高帮回力球鞋，同当今的时尚少年别无二致，但我却在多年以前见到过他。

我诧异不已，不禁又问：“你怎能是我呢？”

“我就是你。”

我无语，望着这个坐在土地爷旁边的少年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哀。

少年拉起我，向被人们称作“过去”的地方大步走去……

家事



我找不到我熟悉的高门楼，更找不到二门里那棵酸石榴树。我想起了沉没在黄河浪涛里的小红马，想起了母亲、大姨、干娘、外婆、大哥这些亲人的面容……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
萧萧黄叶闭疏窗，
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少年的双眼紧噙泪水。
“是纳兰性德的《浣溪沙》。”我说。
少年点点头。
大哥还常常吟诵吗？

影子马

一辆由三匹大牲口拽的胶轮大车，在后半夜的灰暗中，嘎嘎吱吱地驰出了残破的南阳城。

母亲、陈干娘和我们四兄妹坐在马车上。马车上装载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箱子、包袱，地方狭小，我与小哥只好坐在包袱上。车的前半部铺了张棉被，母亲搂着妹妹坐在被子上，陈干娘和弟弟坐在对面。车行不久，大家都显出昏昏欲睡的样子，可能因为陈干娘曾提醒我不要摔下来的缘故，也可能是骑在马上与车并行的副官长，不时地同母亲说话的缘故，我却没有睡意。

我高高坐在随着车身不停摇晃的行李上，一只手紧紧抓住捆行李的麻绳，眼睛一直盯着前方。暗夜好像被我的眼睛盯透了似的，终于在朦胧中显现出一点景色。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个白点，这个白点一直晃动着，同我的眼睛保持着一定距离。马车向前，它也向前。起初我怀疑它是一点鬼火，副官长向母亲说到过路上的凶险，令我心悸，不觉就疑神疑鬼起来。但那个白点却不像传说中的鬼灯笼那么怕人，它一直跟着人们前行，甚至还有在前边开路的意思，使我又怀疑起自己的想法来。

清冷的夜色渐渐透明了，空气像一盆乳化的水，迷茫而清冽。路边的树影由淡而浓，随着几声犬吠鸡鸣，在荒凉的平野上，露出远村的轮廓。朝霞升上了地面，由青而黄而红，一直在车前边跳跃的那个白点，刹那间变成金色，闪闪烁烁，像一支削竹，划开了一路晨风。

这时，我看清了，原来那个白点是右边梢马的右耳尖。这匹马身躯不大，但壮实，周身通红，唯有右耳有个白尖。

我想，这一定是匹好马。

早饭在一个路边野店里吃碗面条打发了。车老板喂马时，我跑去给这匹小红马加了一把料，好像它很久以前就认识我，我把手刚伸过去，它就伸过头来，迎着我的手打了个热喷。

副官长催促上路，车老板是个怪人，瞎了的一只眼睛总在不停地眨动，左边颊下有一颗深青色的大瘰子，长了几根长须，经常被他咬住，样子恶狠狠的。他同副官长顶了两句，才又将牲口套上。

副官长姓白，是父亲的老部下。他在日本留过学，回国后做过文化方面的小官。抗战爆发，他带着一支抗日宣传队到了父亲的部队，后来就当父亲的副官长。日本一宣布投降，父亲的部队奉命北上，把我们留在南阳附近的一个小镇里，现在是白副官长带着师部搜索连的一个骑兵班，从南阳接我们往旧京。

白副官长是个斯文谨慎的人，抗战胜利才两个月，一路不平静，路上有皇协军变回来的土匪，有小股未被收编的抗日游击队，也有共产党的地方部队，碰到谁手里都不好办。道路难走，他计划第一天赶到方城，第二天抵达叶县，在叶县我大嫂的娘家休息两天，再往前赶路。母亲很信任白副官长，因为，前年我们从豫西老家逃难到南阳，也是他带领搜索连去接的，知道他办事牢靠。

在白副官长的督促下，车老板咬着痰毛和胡子，紧甩了几个响鞭，马车跳跃起来，小红马迎着升高的太阳，有节奏地奋蹄跑去。小红马的红鬃上已有了汗水的闪光，它的影子像一条船，迅速地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滑行。我望着那个神奇的青黑色的影子，不知道它为什么不会丢下，也不知道它会把小红马拖向何方。我望着，望着，后来只望到一个影子，也许那小红马本身只是一个影子……

一路上，我、小哥和弟弟对拉车的三匹马有了兴趣。小哥指指辕马问车老板：“这匹辕马叫什么名字？”

车老板斜了小哥一眼：“它不是马，它是骡子。”他用鞭杆儿捣了捣套辕的骡屁股，“一看就知，它叫大老黑。”

“那匹青马呢？”小哥又指着左边的青马问。

“独眼龙。和我一样，独眼龙。一只眼睛打仗打坏了。”

车老板挺不高兴地眨着一只瞎眼。听白副官长说过，车老板也是从部队上下来的，同日本鬼子打过几场恶仗。

“右边那匹马呢？”我急忙抢先问。

“还没有名字。”车老板说，“一个连长回家没有盘缠，刚卖给我的。”

“就叫小红马吧。”弟弟喊道。

“不，叫小白点。”我说。

小哥摇摇头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我想它也是抗过战的，就叫胜利吧！”

“叫胜利好。”连母亲和白副官长都附和了小哥的意见。

胜利，胜利，胜利是好。我也只能赞成。但我仍然坚持己见，说：

“小红马的官名叫胜利，小名还叫小白点吧。”

因此，小红马一下子就有了两个名字，一时叫胜利，一时叫